

雅堂书库

中国全史

第二部

《中国野史》

中国野史

云中纪变

（明）孙允中 著

嘉靖甲申，云中抚臣建议添五堡御虏，处置乖宜，参将贾鉴督工苛刻，以营私犯众怒。杀鉴于工所，分必死，谋叛入虏，凡三日未决。抚臣命大同知县往谕曰：“吾弗汝究，速入城。”是夕悉入。抚臣捕把总指挥关山，下狱究所由。众惧，哗曰：“都堂给我辈。”汹汹鼎沸，因联杀抚臣，弗靖。镇守总兵江桓避匿莫救也。帝命都御史石冈蔡公天祐代抚事，户侍紫山胡公瓚帅师讨之。天祐单骑入城以安集良善，且俟反侧者少定徐图之。无何，瓚兵抵阳和卫，距大同百里。群凶恐，胁良善登城为死守计。蔡以贼居中，党与纠结，蹂躏良善，且凭坚，兵难卒下，上疏力陈其不可，胡乃移檄索首恶者。桂总兵勇谋诛以献，众觉，将不利于桂，胡因表朱振为镇守以代桂，遂班师。论胡者纷纷。大兵去，群凶果弛备。蔡乃从容展布，纵金广间，覃恩厚施，破规削矩，离解纠结，从而掩捕显戮，苗耨发摘，始终七八年间，诛者近千人，不动声色。奸党潜消，境土无虞，有功于国家多矣。积劳拜升兵部侍郎。未几，言者不肯审时度势，以谅其权达济变之谊，乃至有浪费无纪之说。嗟夫！以孤危之迹寄于群凶鼎沸之间，将欲明王法，示显戮，下弭边防之患，上纾西顾之尤，卒使恩威并著，善恶攸分，区区小费，恐不足惜者。竟以此媒孽其短，罢废以歿，独何心哉！独何心哉！嗣是都御史檠谷王大用、鹤亭王潮相继代，未逾年去。太华何栋代，未五月去。三峰潘仿代，居三月而难作。再岁易抚臣者四人矣。

始彭总兵镇去大同也，大司马荆山王公宪曰：“李瑾才将也。”遂举以代。值秋高，虏渡河住牧，仿以闻。荆山曰：“非添总制、提督不可。东圃刘源清才巡抚也，可拜总制；郤永

才将也，可拜提督。”命既下，刘即视事，郤永待报启行。永自请杨兵边外。事下兵部，王荆山公复曰：“可哉。”得报许焉。李总兵倡议曰：“大虏近塞，盍浚濠以阻？”檄上，制府曰：“可哉。”分镇城马步卒为两番往修，起天城迤左卫，延袤四十里，众苦之。再旬，值番上者归，乃下令曰：“明晨空城往，公限三日完矣。”夜，六七卒季富子、王宝等酒醉，举火倡众，应者六七十人。李遇害。李性严急，少恩，到镇未久，军法外创为拦马、缠腰等刑，失将士心，疾视其死而莫之救也。仿乃仓皇奏曰：“将法刻，兵悉变，请置之勿问。”制臣曰：“兵悉变，法不可废，请讨。”时予先出巡蔚州，闻变，兼程回。入城覘其兵，不悉变也。廉得首恶名数，乃谋诸潘都御史、朱总兵、詹郎中荣，蚤图之。得报，前疏下兵部议矣。王荆山曰：“兵未必悉变，胁从罔治，渠魁必歼。”乃榜善良，以渠魁责抚臣，降敕以相机官随责总制。于是镇抚及予等分布官兵，将倡恶者若干人并器仗生缚以献，且闻诸帝。时事出仓皇，奏内未列总制、提督姓名。制府复榜谕曰：“五堡之变，朝廷姑从宽处，乃复稔恶不悛，以戕杀主帅，天讨所宜加者。”榜出，而五堡遗孽辄偶语不自安。予乃帅甲士舆囚徒诣军门谏曰：“罪人既得，兵可不血刃也。”东圃衔其不与有功也，诡曰：“甲申之役，胡紫山以兵不临城，言者数十章。吾将犒我师以弹压地方而已。”予应之曰：“甲申之献级也，非俘也。往岁之变几千人，今不满二百，事势易为也。因一语情可立见，党与未尽，一狱吏足矣。且五堡事朝廷已处分矣，愚民易惑而难悟，况悍卒乎？”东圃乃以囚付纪功御史苏祐讯，果不满百也。未获者诚伪未辨也。东圃乃遣参将赵刚等率甲士三百骑往捕。抚臣验其姓名，皆捕贼有功者。曰：“此仇攀，未可尽信，且骇人。”乃止捕其无功者。比晚，群心惊惑，拒巷不纳。复得八

十余人献。东圃曰：“朱振谋主也。”予曰：“试以书召之来否，即心事著矣。”乃移书招振，振闻命即来，身诣军门。东圃复谓予曰：“汝先入城，以谕安人心，使知首恶已得，兵不滥及也。明午，令解甲弃兵以迎王师。”予曰：“诺。”乃复入城如所谕。比二鼓，约三数人城中呐喊，倡为洗城讹言。予同赵总兵镇、戴游击廉设伏邀击，格杀凡二十九人，余解散。

次日黎明，我师西南二路集城下，斩关而入，杀伤者塞道，财产劫掠一空。城门未启，内五堡遗孽相疑恐喝，悍横难制之辈翕然一变。卓午，郤永帅师东路整队而进，及关，乱兵开关迎战，杀我师革职参将曹安。予与潘驰往谕，众咎予曰：“僉事给我，为洗城计。”操戈露刃者鳞集蚁附，至舆不得行。予乃笑曰：“圣明不屠城也。老母妻子咸在内，何给汝为？”有长者数辈曰：“此兵机也，彼亦给僉事矣。无杀僉事，令我辈负屈。”予谓潘曰：“将士贪功，激城中人变矣。盍为请诸朝？”乃为五六疏分道间行，得达者二疏而已。余系治沿途，献二疏，大意云：大同军士卒起于杀将，胁从罔治，已奉钦依；首恶既擒，似难再讨。总制将士贪功，戮其善良，使洗城之说讹言成真，贪生畏死之辈难以卒下。兵连祸结，患生意外，非安国家、利社稷万全之计。总制时止聚落驿，不进，亦上疏曰，叛卒稔恶拒王师，抚镇郎中僉事皆首恶，抚臣关防在叛军中。荆山公曰：“总制权轻，宜重假之。抚臣缓我师，宜置之。”言者望风旨，刻抚臣罢去。少宗伯未斋顾鼎臣乃扬言曰：“干戈倥偬，将士贪功嗜杀，宁无横罹锋刃者乎？宜申明纪律，徐为之处。”帝嘉纳之。少宗伯久庵黄绂力言用兵之非，忤当道。太宰诚斋汪鋐望风旨，以他事谪黄云南参政。荆山复奏宜大发兵粮，且云非再添总制、提督不可。江桓才将也，可提督。命下，言者曰：“甲申之役，桓辱命甚矣，恐无以服人心，壮国

威。”报罢。久庵发愤上疏，指当道失，帝大感悟，复其官如故。然大发兵粮之说如荆山请矣。予复出城诣东圃，言曰：“杀将者已悉得，兵乃临城妄杀，遂至此。请申明纪律，以安众心。”东圃曰：“汝毋为贼说，吾已请兵矣。”因羁留怀仁。

于时，双岩樊继祖以河南参政母丧服除诣阙，命下参江西政事。金曰大同之行非公不可，乃疏名上请，许之。帝西顾为之盱眙不视朝累日。公即抗章，首以主忧臣劳为言，词意恳恻。单车之任，抵阳和卫，廉得其详，因悉心谋诸东圃公，大忤意。因上疏曰：“乞假金牌，单骑入，谕以祸福，可立下。不即伏节以死，无恨也。”未复云：“畏死者计出无聊，谋且勾虏，不早图恐贻将来患。”疏入，识者韪之。当道深非焉，并未斋、久庵疏咸寝阁不行。总制下令居庸、紫荆、倒马、雁门等关设卒守之，逦者交错于道，大同诸臣章疏不能达京师矣。

东圃疏曰：“宗室登城，自谓曰首恶矣。”复上疏曰：“城中宗室士夫悉从贼，负朝廷矣。实天欲厌此城矣。”事下兵部，少司马养斋徐问议不合，投劾去。王职方郎中学益议不合，谢病去。王修撰汝孝代荆山为稿复上，得中旨，咸云作急攻打，进城之日，务分良善。予乃移书东圃，大略以履正奉公臣子之节，上下雷同，非国之福。况杀将者已得矣，进兵大聚，人心惊骇。余与双岩议同，东圃益怒，讽山西一泉王某劾予离母出城，去其官，仍听纪功御史勘。

已而东圃复上疏曰：“城可灌也。”事下兵部，荆山曰：“可哉。”时冬十二月也。乃命李郎中文芝、楚主事书董其事，又募死士百道攻击。城中守益坚。部差千户李春、张著入城曰：“原报首恶降，余悉宥。”众曰：“给我辈屡矣，弗敢信，请为质。”乃各诣军门降。永悟，且耻功出本兵，诡曰：“汝等第回，令官速出，吾涕汝欺。”官出，号于众曰：“吾奉兵

部命，不汝欺，可令人取炭为信乎？”时踊跃争随者约三百人。永分捕刖之，千户乃快快去。众益恚，背城死战。凡三日，守益严，掠金帛，勾北虏数万大举入寇。先以数骑诱我师，永帅辽将士往复及发，邀击之，我师失利，死者相枕藉。虏乘势昼夜来攻，城中亦鼓噪应。虏觐我师丧气，乃留精骑相持，余分投浑、应、朔、怀等州县乡村抄掠，凡七日夜。损輜重器具男妇牛羊牲畜粟刍不可胜计。城中变卒利诱酋长数十入城中，指代王府曰：“兵退以此酬汝。”虏亦唯唯谢。

羽檄达京师，九门悉分卒守之，中外汹汹。廷议曰：“乃兵力弱也。”分遣科道诣九边募兵。东圃复上疏曰：“虏势外连，叛卒内应，弗能支。请再添总制御虏，而已专意攻城。”阁拟三人者请，帝降御札曰：“哂，不可用也。夫大同叛军先因杀李瑾，此谋杀主将之罪，法不可赦。原非举城所为，亦未敢逆朝廷。止是郤永不谋，信从刘源清贪功嗜杀之计，辄便有洗城讹传吓城中，致使逆军劫囚勾虏，抗拒朝廷。既说专剿逆徒，胁从不问，却又专攻城之计，又引水灌城，看来玉石亦不可得而分也。朕惟大同为京师北门要地，皆不可坏。人而无臂倚以卫头目乎？况此地此民皆祖宗所遗，今源清必欲城破人诛，果忠乎？否乎？前日将二人调置别用，将以专讨渠魁，岂有今日之患？今又不可轻听伊说。卿等亦不可不虑将来事。纵源清幸成功，不知此地何以兴复。可罪去二臣，掣还诸路人马，别遣文武大臣果能晓事者，使专意备虏，密令多方计擒逆贼之魁者，庶免老师伤财。源清既能了事，如何又添官？岂非官多事扰乎？”札出，而中外始知用兵非朝廷本意。东圃颇闻札意，又见兵马伤残甚多，虏虽得利去，声言复大举入，始诣城下索首恶。

詹郎中见虏势猖獗，将复来，我师城下暴露日久，蹂躏之

余，东西两关已不守，南北倚草场关墙自全。粮道绝数日，食且尽，往往谋溃散，重镇危在旦夕。乃私谋都指挥纪振、游击将军戴廉曰：“事急矣，我辈无以报朝廷者。总制诚索首恶，谋将内应，不成，虽阖门齑粉无恨也。”对天出矢言，慷慨泣数行下。时指挥马升威震城中，詹郎中移讨，激以大义，升委心焉。乃相与嚼血盟，密令王镇抚宁诣双岩以情告。双岩因晓以祸福，深加奖赏，令人伴送。东圃佯许，无诚心。宁入，复敢言。詹郎中复出以情告。东圃阴令穴城，诈给票詹郎中，许动官银募壮士。詹郎中入，谋且成。穴城者将穿，众觉，以水灌之，穴者悉死。马升恚，恨詹郎中等卖己也，将不利，人人自危，盟乃败。东辅自惟师老财费，兵马伤残，贪功嗜杀之计为朝廷洞烛无遗，乃惶恐上疏曰：“臣两目昏花，双足肿痛，请避位。”疏入，帝大怒，罢斥之。廷议以东瀛张瓚代。闻命，即抗章曰：“大同之事起于杀将，始祸者悉获，其后来节报姓名难保天冤。”下令诸将曰：“毋攻城，吾将有请。”因遣骑星夜招予诣军门，使入城开谕，且慰曰：“东圃从佥事言，无以至今日矣。”密驰谕梁总兵震曰：“胁从罔治，渠魁必歼，事在相机早处。”因兼程趋镇。东辅退居阳和卫城。我师闻之，咸举手加额曰：“天王圣明，宗社效灵矣。”

次日，楚主事观兵城下，城中者悉登陴曰：“我辈非杀将者，怕死自全尔。请入。”楚已得其详，遂入。永恐弗利于己也，遮道以拒者十数辈。梁总兵震跪曰：“震请与俱。”乃先入。初廷议降者给票免死，票悉具，东圃禁不发。至是，乃悉索入，合城望阙呼万岁，声闻数里。詹郎中语及败盟故，楚主事进马升等，陈朝廷威德，晓以祸福及屠城非圣明意，各感悟。是夜二鼓，乃杀原报首恶黄镇等二十四级，献军门。郤永招兵居城外，百计阻挠。樊恐复变，疾入镇城以镇抚人心。永果令

人谣曰：“樊都堂伏兵城中为内应。”众果疑，夜惊者数次。樊坚卧不起，乃安。

明日，予奉东瀛公命以入，拒城开谕，群疑渐解。先是，乘机无赖者多纵恣不发，老弱饥饿死者相枕藉，军士月粮多住支。双岩乃榜谕城中，明示朝廷用兵初意，开仓赈济，不法者辄挝杀，人益信。

又明日，东瀛公道出深井，东圃邀于路，将以惑众志，败成功。东瀛公揣知，间道疾走城下，先掣辽东、陕西兵，退各二舍。中外将领以次参谒，公从容闲雅，以安众志。令洞开诸城门，撤巷口拥塞。约日张鼓吹同苏御史由南门入，老稚焚香罗拜者塞道。乃置酒高会，赏赉有功，次第以闻。虜闻之，始远去。公乃还上谷，遥制之。帝悦。

然主征剿志屠杀者内不自安，讽言者劾曰：“樊继祖挫威城下，楚书不宜入城，东瀛因人成事。又曰樊赈贷市私恩，非奉命。其我师滥杀平民悉以为功，将士死亡多避匿不报，诸臣有功者多抑遏不纪，又从而媒孽其短。人心疑惧。会代王奏称请官抚安赈济，事下礼部。大宗伯桂洲夏言疏云：“大同功罪未明，赏罚未当，未免人心疑惧。请差忠说大臣前去抚安赈济查勘功罪。”疏入，得许推一人往。诚斋以二人请，乃简少宗伯黄久庵，赐玺书便宜往。由上谷与东瀛公、苏御史遇，会檄征诸藩臬二暨郡首之贤者共按之。永使数人邀于路，曰：“大同反侧未定也，请必毋入，以罹祸。”久庵公佯许之，上疏以永持兵柄重，往勘不便，请罢遣之。公乃相继入城验治。永诬奏曰：“黄未出京参语先具，请改委更勘之。”盖黄公孤忠自许，不畏强御，故谋国者内不自安，交疾之。疏入，得旨：该部知道。故事当报罢。曾给事中忤承风旨参驳，迹似抑永，实促之行也。久庵到镇，首以御札及原奉敕旨陈香案，开读讫，

宗室文武诸臣父老叩首谢曰：“圣明天子明见万里外，臣等死不恨矣。”

公乃告示杀伤残掠者许自陈请贷，阴令夏断事鄂多方研审诸被害，得恶逆未尽者，悉捕之，众心益快。关厢居民乃报曰：“王师临城之始，妄杀民首数多，除报功外尚余二瓮，瘞民家，候城破冒功。今城未破，首亦未发，请验之。”又曰：“北虏入寇，我师失利，伤杀蔽野，永命积而焚之，骨约三数车，请验之。”暴露足伤，公乃肩舆出郭遍视，因泣下沾襟，各陆续以闻。然后多方赈济，详列功罪，阅四月而始毕。据实以闻，其略曰：“前任总制刘源清虚伪猎名，滥承总制，过因数卒戕害主将，辄谓阖城背负国恩，欲遂屠城之惨，顿忘相机之谟。事机屡失，人心激变，诬陷宗室实封，邀截扶同具奏，欺诳朝廷。坚城闭而一策莫施，大虏来而四境受害；寒冬建水攻之策，平原兴穴城之工；赃贿交通，行检大玷。先提督郤永以党逆遗奸窃提督重柄，张大军情，每坐欺天之罪；潜藏诡计，卒集围城之兵。人心激变，党恶乘机，纪律不明，纵兵杀掠，迹类长平，状同流动。射抚臣几殒城上，执途人多毙狱中。盗关厢粮草而易军饷之银，听厮役拨置乃窃馆人之蓄。久顿坚城，全无一策，吝投首之票，刖背炭之人。长蛇布阵，大损军威，匹马先逃，卒堕虏计。二臣皆贪功僨事，自行赃贿，糜费钱粮，动逾百万。舍置元恶，杀伤无辜，不下千余。城中宗室良善皆欲置之于死，此与贼同处，犹或可谕，关厢村堡居民却乃横肆杀戮，此与贼无干，亦复何说？重镇几危，边防尽坏，军民有从虏之机，兵将有崩溃之势。大事几去，至廛宸忧。及至事势难行，方才勉从抚定。律以春秋大义，罪所必诛；拟之国家典章，法难轻贷。相应从重究治，以为文武大臣误国殃民欺君不忠之戒。协守副总兵赵镇、游击戴廉、都指挥杨德、中军指挥赵春

各肯率众协谋，自足解纷排难，乃坐视主将之急难。自夜半至次日辰时，李瑾方才遇害，各无一言处置，以为应援。盖缘先年不职镇抚诸臣皆从宽典，遂致今日效尤。以上四臣，皆用从重究治，以警将来。被杀总兵官李瑾虽用刑过酷，以致杀身之祸，然律己廉洁，而多为国家之劳，舆论实不可泯，恤典似不可废。大同之变始于乱军之杀将，成于总制之贪功，而宗室良善、四路官兵顾皆无罪被害者也。宗室良善已蒙朝廷悯恤，而四路官军皆沿边悍将强兵，朝廷之所倚用者，而时值严寒，地居绝塞，屡被乱兵之挫，复遭胡虏之残。将官惧僨事之罚，多匿报之数，乞行各处巡抚一体优恤。总制侍郎张瓚先督粮饷而转输有方，三军遂宿饱之愿。继总戎兵，而运筹达变，数日散既老之师。重镇奠安，群疑消沮。樊继祖一承抚命，即奋忠贞。单骑入城之奏虽不遵行，而胆略可嘉。内应抚安之谋，既夙断于当时，绝恶扫除之助，又复见于今日。重镇奠安，而功不可泯者。御史苏祐发郤永、刘源清之愆，而风裁懋著；辨王道、曹林之枉，而人心允孚。决群谋于未定，安重镇于将危。主事楚书通变之材，不泥于执守，靖难之志适逢乎机会，赤手蹈虎豹之穴而众心悦服，倡言示利害之徒，而群疑渐破，潜消胁从之党，实开平定之基。郎中詹荣、都指挥纪振、镇抚王宁与戴廉，当兵戈扰攘之际，人心疑惧之时，倡大义而密定内应之策，用间谍而潜通外合之机，遂使执迷从恶之辈终为悔罪效用之人。卒之同恶授首，余党归心，解数月不解之师，救百万无罪之命。詹荣一儒生也，而建议独先，王宁一卑官也，而冒险尤甚，又出纪振、戴廉之上。诸臣内戴廉有不救李瑾之罪，宜另外议处。其余皆有功可录者也。似宜分别大小，量行升职，以旌其贤能。员外李文芝闻抚安议，相从入城，领决河之命，相机而止，应量加赏赉，以酬其驱驰之劳。指挥马升、千户杨麟受乱军之推

戴而拒城防守，罪固难辞；胁诸臣之谋议而斩恶效劳，功亦可录。遵照钦依赏格相应升职。但二人原在本城，为众所胁。今虽悔过自新，若使仍在本城，不惟其心终有未安，而仇家报复之祸亦或不测，终非所以保全之道。似宜量移腹里地方相应职事，以全其功。先巡抚都御史潘仿到任未久，事变即临，暮夜仓皇，致失敕书符验。数月间关，屡擒恶党凶徒，朦胧讨赦，原非迫胁，恳切止兵，深达机宜。固请楚书入城，密与詹荣定议，备历艰险之危机，卒成抚定之初志。先分巡僉事孙允中入城于将之余，已占慷慨；入城于激变之日，实怀抚定。因避党恶助逆之嫌，遂来避难弃母之议。以上二臣皆被参劾革职，似应议处，量加叙用也。”

东瀛诸公等复上疏题称，侍郎黄绾奉命，兼程到镇，广布恤下之仁，独持国法，复擒漏网之恶，再安人心，数年之积疑以除，一方之隐忧以解。曾给事中忤私具稿，乃冒同科公议疏曰，源清之罪当议，楚书、詹荣之功不当录。张瓚之功为冒昧，潘仿、允中之官不可复。事下兵部，久庵乃尽暴东围赃私显著者及婚姻货贿等语，各有指实。荆山公乃复议曰：“郤永侵官银粮饷，求索偏裨财物，纪律不明，纵军杀掠，论其功过，似应重处。刘源清矫枉过正，举措乖违，屡失机宜，师久无功，诚为有罪。但彼时贼势方张，地方危急，惟知奋励讨贼，不顾国家大体。察其情罪，实有可原。况源清先任进贤有功，诚如该科所论。应否曲全国体，待以不死。楚书当大兵攻伐之久，值群凶穷蹙之机，仗义入城，推诚服叛。潘仿仓卒遭变，屡擒党恶，备历险艰，密图抚定。孙允中离母出城，实怀抚定，迹嫌党逆，遂被羁留。二臣原拟叙用，但仿先事不能忘变，贼起不即剿平，降志辱身，伏隶叛卒，与允中俱有失事地方之罪。黄绾奉命大同查勘功罪，穷推尽诘，纤悉不遗，固人臣守法之

常，但言论太激，少权事体轻重，议拟之间容或有过。给事中曾忬等职司封驳，历阅原看奏章，反复所论，权轻重之宜，不偏不党，实天下士论之公等因，题。奉圣旨：“这大同地方各官功罪既勘明白，刘源清、郤永并赵镇等事干刑名，情罪深重，都着三法司从公依律会议具奏。张瓚先督军饷效劳，后能抚定地方，赏银四十两，彩段三表里。樊继祖、苏祐银十两，彩段一表里。楚书、詹荣、纪振、王宁各升职一级。李文芝升俸一级。戴廉准以功赎罪。马升、杨麟着调别卫。潘仿、孙允中且着各复原职致仕。叶宗、段堂、季彬、刘江、张镇、张忠、梁震各赏银二十两，彩段一表里。徐淮、王镇、夏杲、李凤鸣、胡德各罚俸半年。黄绾奉命抚镇，查勘周悉，勤劳可嘉，升俸一级，还赏级三十两，彩段二表里。其余依拟。曾忬不俟复奏辄先论扰，言词欺诳，沮坏国是，着锦衣卫都拿送镇抚司打着究问了来说。钦此。”曾忬连及同科二人诣狱，各以轻重被罚。

诸臣先行赏罚讫，征东圃诣狱，乃声言屠城之说有所指授，法司诸公相视莫敢发。无何，荆山公以老去，诚斋公被劾去，曾给事中以诚斋故坐缄默不劾去，王修撰外补提学去，聂司徒引年致仕，宰臣亦谢病归，久庵公以母忧去，渔石唐公为司寇代聂公，时总制全陕未回。始终凡三年间，潘三峰物故，詹郎中以外艰去，楚主事尚宝少卿册封藩府。一时共事诸臣立朝者无几矣。渔石公上议，奉圣旨：“刘源清、郤永奉命讨乱，不能随宜区处，乃故执攻城，以致师老财费，伤残众多，损威负任，法当处死。你每既说为边防远虑，请从末减，且事权本出总制，刘源清着为民，不许朦胧起用。郤永降三级，着在宣府沿边杀贼，以赎前罪。戴廉、徐淮已有旨了，其余依拟。”未几，双岩公入副中台，拜少司马。詹郎中起复，擢光禄寺少卿，又以内限去。而朝廷大庆，皇嗣繁衍，九庙礼成，加上两宫尊

号，旷荡之恩层见叠出，从戎者放回，削籍者冠服。四五年间如变易，踪迹靡常，而允中母子妻孥幸保丘陇。

仰荷圣恩，优以致仕，潦倒林泉，祝颂圣寿，歌咏太平。追忆往时，向非皇天悔过，社稷效灵，主上明圣，洞烛奸欺，御札一出，中外晓然知用兵屠城非朝廷本意。而一时社稷诸臣，如桂洲公说言正论，独定国是；久庵公身任安危，屡折不挠；东瀛公达权济变，转危为安；双岩公委身致命，卒安反侧；梁总兵、楚高渠谋勇兼资，詹角山、纪都司、戴游击、王镇抚之忘身殉国。少迟旬日，不知胡虏复来何以支持，士卒溃散何以收拾。宗室良善之众，不免于鱼肉；居庸、紫荆以外或沦于左衽。各边召募之兵恐难卒集，都城守门之卒亦奚足恃？主上西顾之忧或未可以即纾，而一时谋国阿附诸臣其肉可复食乎？如未斋公之先见，徒付之空言而已。是役也，频年慧星三见，及期星殒如雨，既而果枉死军民，动以万计，糜费公私，不可胜纪，岂非国家之大不幸也。允中自始事以至卒业，险阻艰难备尝之矣。秉笔之余，追推往事，端绪丝杂于数岁，文牒散见于诸曹，其一时身亲经历诸臣，升沉寥落有如晨星，不知曾有纪载其详者否也。然上而国是攸系，远而纪载所关，大而圣朝戎务之详，细而一方安危之变，以至诸臣经略之纤悉，庙堂刑赏之大端，日引岁移，毁誉夺于势利，爱憎混于公私，是非真贋岂能一一昭明乎哉？姑记之，以备异日之定国是者取衷焉。

中国野史

云中事记

（明）苏祐 著

嘉靖癸巳冬十月，大同卒杀总兵官李瑾，距癸未甫十载，盖再变矣。

先是，八月八日，余受面命巡按宣大。九月十三日辞阙，又二日至居庸，代其事。又七日至宣大。乃十月七日有大同之变。是夜五鼓，星殒如雨，岂变不虚生邪？又明日，代王遣内使入奏，过，告之故。既而巡抚潘公亻放使亦继至，揭云李瑾性过严急，兴工不息，军士诉，不听，七日之夜，激而杀之，黎明解散，今已宁息。合具题并首恶另行查究。意盖归罪瑾云。余窃疑瑾纵有罪，非军士可擅杀也，或姑安反侧，不可尽凭，乃惧疏，其略曰：“变虽成于激起，奸实本于玩生。大同地方再兴变乱，良由骄军悍卒蔑视朝廷，干纪违天，动逞胁制，法徒羁縻，略存纪纲，恩屡布宣，益见姑息。据赍揭帖人口报，巡抚大门并卷房亦皆烧毁，已后巡抚消息亦不可知。纵云变由总兵，说既火延都院。由是观之，则台臣之重已就迫驱。具奏之词，任其指画参照。巡抚都御史潘仿知人心之将变，不能弭消，致祸胎之既成，转乞赦宥，事不得已，罪亦难辞。伏念皇上轸念大同一镇祸变再生，安危所关，纪纲所系，乞集廷议，以正国典，斯宗社无疆之福。若夫持守故常，非臣所知也。”总督刘公源清亦具奏。未上而代王奏已先至。朝议汹汹，莫定。及见余疏，众论是之。即日，下兵部议覆，则命刘公与提督郤永将兵按问首恶，且降黄榜赦胁从，余监军核功罪焉。遂相次行，期会之阳和城。未至，潘已拿二十余人械系东来。其王弓儿首恶也，余皆乘机抢货之人。总督讯之，不服，因益招数百人。刘公乃会郤先将兵而西。

比余至，则刘公迎，谓曰：“已张黄榜，又已出晓谕，若

入城，则惟按兵索捕首恶，胁从罔治，庶恩威自上出，而法足正矣。”余固善其一念忠愤之心天日可对，亦窃意诸逆自始变至今，胁制由己，肯帖然受命乎？业已行矣。

又明日，朱振自大同来，总督露刃见之，责以大义，但应曰：“振一人何能为也。”既余见，对如总督。迨出而报者继至，云大同城炮声不绝。是夕，振仰药死矣。振尝总大同军务，赃以万计。癸未之变，乱军取之狱中，援而立之，因辄授焉，赃亦罔问。后罢而瑾来代，凡军伴上下班则更候之。瑾实甚廉，谋勇亦绝人，独见军政之日废也，欲整饬之，不少纵。诸军亦时时向振告，振曰：“不我听，奈何？”似亦不善应，嗾而杀之，未有也。初事之起也，止领粮饷者至城，求假一日治衣装，而瑾不从，七八人醉而倡为之。副总兵以下独游击戴廉骑马再向前，诸军辄挽廉马回，余皆坐视之，可罪也。瑾闻变，乘屋下射，飞瓦断其统，遂被执，不屈，但戟首东向曰：“瑾死，朝廷尽戮汝矣。”因并其弟杀之，且焚其都察院大门及卷房。时已向辰，聚者亦仅数十百人。无藉者因肆抢掠，四门则效往年□逻，内言不得出，且要巡抚乞宥，而振遂擅摄指挥事。其后议者顾罪瑾而宥振，失是非之本心矣。

初，官军之西也，诸逆罪固重，且袭故变，因讹言洗城大军今且至。内一二良善虽知其讹，众惑且惧，由是一城尽变。四门昼闭，遂谋抗王师。前军甫至东关，参将曹安已死于乘城之炮。南关亦即出兵接战，复拒城，矢石如雨。郤永因与辽东游击武滢据南关，参将锻堂等据东关，副总兵张镇等据北草厂，三面攻城。而城中亦时时自洞门出，相攻杀。洗城之说牢不可破。马升、杨林、黄镇、革位参将王安、郭全等故无赖，遂受众推戴为头领，凡诱虏、出战皆其指授。

既而樊公继祖来代巡抚之任，居阳和，不得入。见军久无